

民國廿六年六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九年三月二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王統照短篇小說集”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王統照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重慶保安路  
成都陝西街  
桂林環湖北路  
貴陽獨樹街  
衡陽司前街  
曲江河西二段  
金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九一〇號

敬獻於我故去的父母

## 序

記得十六歲時在一個暑假的期間曾寫了一本二十個回目的小說，因為那時所讀過的新舊長篇幾乎無一篇能脫卻章回體的方法，創作的第一步自然是模仿，不止是形式上，即所寫的內容也是如此。十六歲的小孩子學寫小說，於今想來，魯莽可笑。文筆不用說不通，更有甚麼人事的經驗與了解，那只是學人「畫虎」而已。但當大熱天的清晨或倦午，坐在那顆大松樹遮蔽了日光的書房窗下，真是隨意揮灑，以言創作的快樂，我想這絕非後來作文時所能比擬。現在，我的小孩子（他正在小學裏讀書）從少年讀物上看過一些硬湊的所謂「詩」，又有時見我低聲吟哦——這時，母親便哄他道：「爸爸做詩呢，你不要再吵！」——於是他也有時躺在軟椅上，仰頭看天花板，喉嚨裏發出若唱若笑的小聲。母親問他做甚麼這一回那麼安靜？他微笑着答道：「我也在做詩呀！」或者覺得這頗可自羞，小臉上便紅一陣。我接着問他：「詩麼？寫出來，寫出來給大家看。」回答的是：「不——不，我會做若干詩，可不寫出來！」

這正同於我十六歲時，不自量，敢寫二十回的舊體長篇。本來那不是為出版，更不為眩名，為獲利，可真得到了創作的快樂與發洩創作慾的滿足。

雖是模仿，但「惟文與辭必已出」的高興，比起「限日交稿，敬候鴻文」的逼作，其苦樂相差便等於上天下地。

又過去一兩年，讀過略有新形式的短篇小說多些了（那時小說時報與小本子的小說月報已出版了），自己也寫過幾篇，往上海各雜誌投寄。記不清是民國十五年或十六年，在商務印書館今已停的婦女雜誌與小說月報（未改革以前的）上居然有我的兩篇最初作登出來，用酬金與書券買了一部新出版的宋詩鈔，還有幾本別的書送了朋友，那自然是意外的高興——後來與聖陶兄談起，原來那時他早已在上海的流行刊物上發表過短篇了。

從童年起有嗜閱小說的習慣，與因模仿而得到偶然的發表機會，以後恰當五四運動的開始，我於是遂被朋友強派為寫小說者，這僥倖的嘗試植下了後來的根基，幸與不幸，正自難言。當民國七年冬天，學校裏辦了一種學報，我也是編輯之一，他們逼我寫文藝欄中的小說。在北平，風雪交重的寒夜中，我寫過一個文言的長篇，題名是苦學共產記，印出兩期，學報停了，經過幾年頭，印文原稿，皆找不到。自然，那所謂小說中的思想是如何的薄弱，人物是如何的單純，不值提起，可是我有我的理想，雖然寫不週全，總算第一次我在文藝創作中滲入了思想的養料。

那時，北平，上海的新刊物頗多，朋友們俱在青年，有的是熱情與希望，明知道學力有限，可不甘心在中國的文藝復興期中自居落寞。我也是這樣的一個，雜亂地讀着種種書籍：文學的，美學的，社會學

的，生吞活剝，想盡力消化在求知的腦子中。創作的欲望也頗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十分窄狹，只是用不結實，不生動的文字寫青年戀愛，虛浮的幻想。（我到今相信在那個時候由真切體驗生活中而寫出作品的是魯迅先生與葉聖陶兄）下筆是那樣的容易，常常覺得不知有多少小說材料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實則是空洞，虛泛，只憑一點簡單的幻想與淺薄的文字點綴熱鬧而已。

經過兩年之後，這樣的興致便差得多了。本來空想也須有空想的根基，否則憑一時的高興，漸久漸生疑惑，同時也感到乏味。雖然要想從實際生活的多方面搜求題材，究竟方在讀書，囿於見聞，偶然得到一點，又不能有完整的觀察與了解，浮光掠影，自己已感到不滿，便時時有不敢輕視創作的心理了。

這變化的痕迹在春雨之夜的前半與後半中是可以看得出的。彷彿初由輕飄飄的雲絮裏墮下來，看見一切都覺得新奇，卻不能有清晰的認識；站在十字路口更不知向那方去是一條最適合於自己的體力，與容易提起自己興趣的大道。

自此以後，是社會情況的描寫較多，個人虛幻的情感不很願意在筆底下流露了。不過我的親愛的母親於民國十五年初春病故，給了我一個重大的打擊，加之中國正在紛擾的時代中，耳聞目見，觸懷生感，個人的身體，生活，也都沈浸於苦痛不安裏。在海濱的小屋子中生着病，有時一股強烈的悲感衝上心頭，無可排遣，又讀不到甚麼書，便寫下了十篇左右的短篇，類如攪天風，雪夢牢騷，印空，買木柴。

之一日，號聲，讀易等都是在這一年中寫的。自然，感傷過重，偶有所作不僅是身邊瑣事，而且悲觀論與定命論的色彩也頗為濃厚。這與前若干年祇是有虛浮的思想的作品不一樣。苦痛像一把鐵鉗，把心靈鎖起來，對於未來也不存甚麼希望，屏絕一切，與朋友斷絕通問，因母病，早把在北平教書的職務辭掉。風雨秋寒，飛濤夜驚，弱妹相依，稚子跳跟，那時真有奮飛不能，無力量生活下去的深感受絕世間的心。思日夜在胸中起伏着，所以雖是寫了若干短篇，卻無意發表，想到他人看過又那能完全了解？對於一切大有「放得下」的決心，何況學問文字之末！但以言情感的真摯，我卻堅切地自信，那個時期的幾篇屬於個人的作品確是自己在悵鬱愁苦中的心聲。講到寫作的目的，不過藉以排遣時日而已，絕沒想到甚麼啓示他人，刻劃物情等等的奢望。

對性格的了解自知最深，對作品的剖析，他人所談亦只是表面的觀察。如果一個作者能坦白地，誠摯地，肯給他的每篇作品加以詳解，當然可以筆筆搔到癢處，而且能使讀者完全了解作品的由來與作者情感的分化。

我自己，因遺傳與幼小時環境的關係，造成了一種兩極端的個性——就是說，有時冷極，也有時熱極，理智絕不能拿得穩自己易於變動的性格，知是一方面，感又是一方面，這中間可以調和但難於溶化。本來人類無不具有較高的可能性，對於苦樂的感受比其他動物敏銳，其能享高等之愉快者因此，然忘不了較深的悲苦亦因此。現在，「感傷」二字似是頗為寫文字的人所忌諱，其實凡在人生中

打過滾的——這世界還不能立刻變成無牽無罣自由快樂的天堂，是敏於觸感的文人，誰沒有一點點傷懷念往的經過？若說有意把人人引到「傷感」的路上，同聲作無力的哀哭，不但在這個急風暴雨的大時代中不相宜，即在十分安定的時代中也不像一回話。正如必要在作品中強顏作笑一樣是不真實與無所謂。深嘗到悲苦的經歷方易有沈重的啓發，悲，慧原是一條練索。所以把樂觀，悲觀看做兩概；尤其是以此作定衡去稱量作品與作者，究不免所見太淺。

我沒有很多感傷氣分的文字，說這段話絕非爲自己作護符，然而真誠的「傷感」我敢說不但身經，而且深深嘗到，不過我不肯把這些事件儘着向讀者曉舌罷了，——這也是自己性格上的偏至。然而就現在看來，能使自己讀過而微覺戀戀，或如有所失的，還是那個時期中寫我自己的生活與感受的幾篇文字，縱然批評家戴上種種目鏡另有所見，但我自己的真感所在卻不願欺騙讀者。就這樣，東塗西抹，在生活的震盪裏，十數年來餘存了這個短篇集。中間還有十篇左右，因爲我向不珍惜自己的作品，當時刊在雜誌報紙上的，時間一過沒處搜求，便不理會了。向未印入任何單行本的也有若干篇。再則是近四年來的新作未曾編入，作風與思想相離較遠，預備另印一集。所以留在這個集子中的大約是從一九一五年起到一九三二年止，十七年內所寫的短篇的十之八。

分輯的意思大致是按着年歲，可也有以類相從的，如第六輯，因都不像短篇小說，近於散文，故合在一起，這些是不以時間爲限的。

說句可笑的話，這集子中所收的可說是我三十歲前的短篇創作，如今看來，殊覺自慚！不但觀察思想覺得浮薄，文字也無甚氣力——只知「下筆縱橫」，對於字句的修飾，尤欠工夫。不過，我概存舊樣不加改動，豈止自己無重改的勇氣與時間，而且是有意藉此保存那時寫作的真面目。

回想九一八那年的春日，我以偶然的機會到東北去跑了一些地方，在初夏的歸途中曾做過十幾首東北紀行的舊體詩，中有一首：

「日月催行役，艱危念此時，途迷往日跡，文悔少年知。救國愁乏術，抒辭意亦疲。低頭重自省，惆悵鬢邊絲。」

終不免暴露出自己彷徨的情緒，但第四句卻絕非飾語，並不像許多作者有甚麼自以為偉大的作品，因之對於少年時的文章感到幼稚可羞。因為那時我曾眼見東北的城市，原野，森林，山河，都在敵人的鐵騎下踐踏着，漠漠風沙，惴惴心情，交合成一支悲哀的曲子，歸途中有無限的觸感！想想自己，把過去的年華徒埋在書冊文字裏，「虛名」自誤，到底於多難的國家有何裨益，於混沌的人生有何啓示？所以在這首舊詩中，有第五六句的銜接也非無病呻吟。

甚愧沒有大言自壯的勇氣，但說我常常沈落在無力的悵鬱中，自己亦不相信，這本集子中的作品如果說還有可向讀者說明之處，便在這一點上。

雖入初夏，差不多每晚上細雨滴瀝，寓處左近水溝中蛙的叫聲在靜夜中聽去，並不惹人煩厭，但

氣候與心情卻偏偏似值新秋，自感清冷。

「往日」也罷，「少年」也罷，總是過去的時間與已逝的思感，偶記起來如逢故友，如溫舊夢，在當前，那有多少興味再去理會呢！

這個集子的重行輯印只是在長行的途中留下一段足跡而已。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夜半在滬

# 目次

## 第一輯

雪後

..... 三

沈思

..... 八

鞭痕

..... 一一

遺音

..... 二五

月影

..... 三六

## 第二輯

醉後

..... 四三

一欄之隔

..... 五六

警鐘守

..... 六四

山道之側

..... 七六

微笑

..... 八七

十五年後……………一〇九

### 第三輯

湖畔兒語……………一二三

鐘聲……………一三三

雨夕……………一四五

寒會之後……………一六三

技藝……………一七二

青松之下……………一八四

### 第四輯

霜痕……………二〇三

生與死的一行列……………二一八

旅舍夜話……………二二八

相識者……………二三九

紀夢……………二五二

### 第五輯

車中……………二六七

鬼影……………二七六

司令……………二六七

## 第六輯

買木柴之一日……………三〇三

海浴之後……………三五

讀易……………三三

沈船……………三三一

號聲……………三四八

訥爾遜的一課……………三三七

印空……………三七一

「攪天風雪夢牢騷」……………三〇〇

## 第七輯

春雨之夜……………四〇九

伴死人的一夜……………四一四

自然……………四一八

在劇場中……………四二三

衝突……………四三〇

河沿的秋夜……………四四二

### 附 錄

春雨之夜序(瞿世英)……………四五五

春雨之夜弁言……………四五八

霜痕自序……………四五九

號聲自序一……………四六一

號聲自序二……………四六三

第一輯



## 雪後

北京附近有個村莊，卻離鐵道不遠。在十二月某日下了一天的雪，到下午纔止住了，所以第二天天色雖還沒明，而全鎮的房舍、樹木，在白積雪中映着，於破曉的寒夜裏，卻格外清楚。

晨雞喔喔的啼了幾聲，接連着引起了鎮中的犬吠聲，正在這時，村莊的前面，忽然起了一個沈重而響亮的聲音，接着就是槍聲、馬蹄踐在雪上的聲、呼喊的聲，還夾雜着一些細小的聲響。這等聲響約停了二十分鐘，又復大作起來。這時卻驚起了村中最東側一家人家的一個小孩子，在破絮被裏顫慄的感覺。

破茅屋中，被雪光映着，靠北牆一張牀上，臥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身旁卻有個五六歲的男孩子。他們蓋着薄薄的絮被，冷的風從沈黑的窗中穿進，使他們幾乎不敢露出頭來。

重大可驚的聲響，從冷厲的空氣裏，傳到他們耳膜來。那個婦人也早已醒了，然而她的心，正懸在遼遠的地方，和不可思議的事上去，卻沒說話。小孩子正在盼着天明，好繼續他的遊戲。他也不怕冷，時時的爬起來，瞧瞧窗戶，只見很白亮的，卻也不知是天明沒有。看看他母親，正睡的熟，不過看她的頭髮，時時有些鬆動，又聽着從她喉裏，發出一種輕微而痛哭的微聲來，就和平日她抱着他，在她膝上，看一

封信時發出來的聲息是一樣。他是個聰明不膽小的孩子，在這深夜將曉時，他這種感想，在他幼稚的心中，宛同電光閃動的一般快，即時他又起來看看窗的白色。他思想裏，忽有不敢確定的思想，想這白色的雪嗎？雪是白色，怎麼又化成污泥在河溝裏流着？他這種推理，是片段的，然而在他幼稚聰明的心中，有這一念，卻陡然覺得皮膚上有些冷意。這時村前的響聲，便砰砰拍拍大作起來，他不知怎的一回事，但是覺得耳朵裏幾乎裝不了了！他雖沒聽過這種響聲；他又不知什麼是重大的響聲，因為他自下生以後，所聽見的雞鳴聲，簾簾聲，春鳥的歌聲，田園裏的桔槔放水聲，他母親拍着他睡，唱兒歌的聲，這些聲都是他很注意的，再大一點而可怕的響聲，就是村中的羣狗互相打架的聲了。至於這雪後的早上，忽然有這種狂轟的大聲響，他是沒會聽過。——因為他小的時候，村中也有這種響聲，不過他不記得。——他小而凍破的手，也有些顫動，似乎覺得窗隔一動一動的也將倒下來了，他於是帶着被子，滾到他母親懷裏道：

「什麼……什麼我的耳朵……」

他母親用枯瘦的手腕，將他攬住道：「不要……這是軍隊打野操的響聲……」

「什麼軍隊……」他很疑惑的這樣問。

「軍隊是肩着槍刀打仗的……」

「就和李文子拿的那個用紙糊的槍一樣嗎……他說是他父親給他買的……」